

# 她被塑造成不同角色 她并非民间想象的民族英雄

## “人造”名妓赛金花

核心提示

4月11日到15日,田沁鑫导演的话剧《风华绝代》在北京保利剧院演出,刘晓庆在剧中出演女主角——晚清名妓赛金花。对今天的人们来说,这是一个比较新鲜的题材,但在20世纪30年代,与赛金花有关的故事是舞台上永恒的剧目,作品层出不穷,其中最著名的是夏衍的话剧《赛金花》。

新文化运动闯将刘半农曾感叹,晚清史上有两个活宝,一个在朝,一个在野;一个卖国,一个卖身;一个可恨,一个可怜。刘半农还为赛氏作了口述传记,胡适为这本书的写作出谋划策。

1949年,新中国政府取缔娼妓,赛金花随腐朽的制度扫进历史风尘,渐渐被世人遗忘。近年不少作家、导演站在“女性主义”的立场,声称要还原一个真实的赛金花。但在无数演绎和想象下,“赛金花”早已成为超越她本人的概念和符号,形象几经人为塑造,无不顺应当时社会的“政治正确”,真实面目很难还原。所谓赛金花传奇,“作者”并不只有她一个人。

### 旅欧三年 懂诗词外语

赛金花的照片在网上流传很广,今人看了多觉得相貌平平。为什么这样一个女子,会吸引新闻界、文学界乃至军政界名人的目光?她身上有哪些传奇元素?这要从她嫁给晚清状元洪钧并随之出访欧洲说起。

据赛金花自己的说法,她本姓赵,乳名彩云,生长于姑苏。风月行业都要虚报岁数,朝令夕改也不稀奇,所以她的出生年份,始终没人说得清,只能估计在1872年左右。因家道中落,十二岁时她到苏州花船上陪客人喝茶赚钱,1887年(光绪十三年)被前科状元洪钧看中娶回。当时洪钧已经是50岁的人,对这个小妾极为宠爱,新婚当年,他任俄、德、奥、荷四国出使大臣,带的唯一家眷就是彩云。赛金花以公使夫人身份出访,不仅见过德皇威廉二世和皇后,还见过著名的铁血宰相俾斯

麦。在她的回忆中,俾斯麦和她握手时“当面赞扬我一句‘美丽’。他是一位红面银须,两眼炯炯,容貌举止都很严肃的老人”。

回国后不久,洪钧病逝,本留给她5万两贍养费,据说被洪氏族人私吞。赛金花为生活所迫,也有人说是甘愿寂寞重张艳帜。随洪钧旅欧三年,她学会了德语、英语的日常对话和西式礼节,再加上洪钧悉心教她写字、吟诗,她的见识格调大大超出一般妓女。她在上海设了“书寓”,自立门户开书寓者是当时妓女的最高等级,要求精通弹唱,懂得应酬交际规范,书寓的陈设装修也要高雅讲究,按规矩只卖艺不留宿。后来经朋友介绍,她北上京津,开了“金花班”,状元夫人赛金花声名远播。她喜欢着男装骑马上街,时人称她“赛二爷”。

### “议和大臣赛二爷”的传说

1900年8月,八国联军攻入北京,慈禧、光绪仓皇出逃,市民惨遭奸淫掳掠。赛金花躲在北京南城避难,德国兵破门而入,情急之下赛金花说了几句德语,还拿出在德国与皇室、首相的合影。德国兵不敢造次,引她与八国联军主帅、德国元帅瓦德西相见。据说瓦德西对她热情款待,士兵更是对这个花枝招展又会说德语的东方女子充满好奇,都围着她转。据赛金花向刘半农讲述,受瓦德西之托,她带几个小军官到城里采买粮食等军需,百姓惧怕洋人家家闭户,听说赛二爷作中介担保,才敢开门卖粮。赛金花给这些人家家都插上德国旗子,免得再受欺凌。洋鬼子在京城肆意奸淫妇女,赛金

花索性操持老本行,介绍她的业内姐妹来军营,洋兵出手大方,“姑娘们都愿意来”。

赛金花能跟洋鬼子说上话已令人刮目相看,还有人称看见她和瓦德西骑马并辔而行,京城王子弟于是把她视为通天之人,竞相讨好,万一洋人来犯也好托她说个人情。赛金花在街头一旦看见洋兵戕害百姓,常尽力阻拦,解释这是“良民”不是义和团,救下了不少人。

太后、皇上扔下百姓逃跑,朝廷高官不得人心,百姓便把一切功劳都归在赛氏头上。“议和大臣赛二爷”威震京城,越传越神,尤其盛传她和瓦德西同宿龙床,靠吹“枕边风”救国救民。

### 《辛丑条约》立功之迷

1903年,赛金花吃了“虐婢致死”的官司,次年被迫回原籍苏州,后来又去上海开书寓为生。中华民国成立后,赛金花的客人中有了革命党人,其中江西民政厅长魏斯灵是她一生最爱。魏是江西都督李烈钧的心腹干将,1913年夏,李烈钧发起“二次革命”讨袁,失败后魏斯灵逃避追捕到上海,结识了赛金花。赛金花帮助他乔装打扮搭乘轮船逃往日本,他们上演了一出蔡锷与小凤仙式的“逃之恋”,但结局要美满得多。

1918年魏斯灵重返上海与赛金花结婚,请李烈钧作婚礼主持,大操大办明媒正娶。魏斯灵当时45岁,在江西老家已有一妻一妾,但他在外一向称赛金花为魏夫人。

1919年,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,作为战胜国,北洋政府在中央公园(今北京中山公园)建立公理战胜坊,专门给魏斯灵、赛金花发了请帖出席落成典礼,也许是因为这个

牌坊和赛金花有渊源。

当年八国联军出兵的主要借口是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清军射杀,德国以此要挟,提出许多苛刻条件,尤其公使夫人一心报仇,态度强硬。据说李鸿章谈判久攻不下,遂请赛金花当说客,女人劝慰女人,终于使公使夫人答应应用中国的传统办法赔礼道歉——在东单克林德遇刺处建牌坊。1901年签订的《辛丑条约》,第一款即清廷派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赴德国道歉,并在中国“竖立铭志之碑”。

赛金花历来自称游说过克林德夫人,但强调是她自告奋勇,李鸿章请她出山的事是没有的。无论京剧、地方戏还是时髦的“文明戏”,都演过赛金花的故事,赛金花也看过这些戏,接受采访时总要指出这些戏的不合史实之处:一是对她和瓦德西的情事“描写太过”;二是夸大她在庚子国难中的作用,“虽十分夸奖我,但于我之良心上,诚为不安”。



赛金花

### 刘半农为赛金花严谨作传

结婚才三年,魏斯灵患急病逝世。在魏之前,赛金花曾嫁过一个曹姓小官员,曹不到一年病死。算上外交大臣洪钧,三任丈夫都是与她新婚没几年去世,民间盛传她克夫。魏斯灵的葬礼在北京江西会馆举行,有人送挽联骂赛金花是红颜祸水,令本已伤心欲绝的她十分痛苦。魏氏族人坚决排斥风尘女,将她净身扫地出门。

赛金花带着跟随她多年的老仆顾妈,迁居天桥附近的居仁里。这里是北京贫民聚居区,赛金花度过了潦倒孤独的晚年,彻底淡出“娱乐圈”,直到20世纪30年代,她突然又成为舆论的焦点。

起因是1933年,赛金花写呈文叙述她在庚子年救过人,请求政府免除她的房租大洋8角。以社会新闻著称的《实报》记者报道了赛金花交不起房租的事,一时成为热点,各报竞相采访。从这些报道中可以了解到,晚年赛金花对客谦和而不猥琐,时刻注意保持自己的身份。

在所有访问者中,最严谨、最具学术态度的莫过北大国文系教授刘半农和他的学生商鸿逵。刘半农认为赛金花是晚清史上一个关键的线索人物,采访她能挖掘许多历史真相。他请京城古琴高手郑颖孙先生出面约请赛金花,赛同意每周抽出两个半天的时间,在隆福寺西口郑颖孙家中接受采访。

二人先后谈了八九次,尚未落笔成稿,刘半农于1934年7月染急性热症逝世,年仅43岁。商鸿逵拿着先师遗留的采访资料不知道怎么办,请示胡适,胡适让他实话实说,作“口述实录”。于是商鸿逵按照刘半农生前定下的提纲,出版了《赛金花本事》,此书至今还是了解赛金花生平的最重要著作之一。

### 名人竞相捐助救国“侠妓”

在舆论的作用下,赛金花又成了交际场上的红人,一些聚会、雅集上,主人常以请到赛金花列席为荣,而参加者也乐于前往,一睹传说中的名妓真容。山东军阀韩复榘见到年老色衰的赛金花,大失所望,留下一点儿大洋就走了,赛金花倒颇有礼仪地答谢:“多谢山东韩主席,肯持重币赏鲜花。”鸳鸯蝴蝶派著名作家张恨水的一位朋友见了赛金花,感慨“美人自古如名将,不许人间有白头。赛金花在三十年前死了就好了”。张恨水笑道:“不然,白头宫女在,闲坐说玄宗,不也是一件有趣的事吗?”

为了缓解她的困难生活,吴佩孚、胡适、梅兰芳派人送过钱物,齐白石、徐悲鸿、张大千、李苦禅等画家为她组织过义卖。名人救济她并不只是出于对迟暮美人的怜悯。当时正值“九一八”、“一二八”事变发生不久,举国上下弥漫着救亡图存的气氛,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颇受舆论抨击,而赛金花替清廷阻止八国联军暴行的传奇,刚好对现政府构成绝妙反讽。推崇救助赛金花,成了一种政治姿态。张学良曾携赵四小姐去居仁里看望赛金花,说她是一美遮百丑,“荣华富贵如浮云,转瞬即逝,唯有爱国壮举永垂青史”。

### 夏衍创作话剧《赛金花》

1935年,白色恐怖正盛,左翼剧作家夏衍在上海白俄公寓里躲了三个月。避难期间他创作了多幕话剧《赛金花》,借古讽今,抨击国民政府消极抗日。

王莹和金山于1936年11月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演《赛金花》,连续二十场,场场爆满,观众达3万人次以上。1937年初,《赛金花》在南京演出,剧中德国人审问一个洋务官员“会干些什么”,洋务官员惶恐地说:“奴才只会叩头,给洋大人叩头!”并连连叩头。当时日军人侵,形势已十分危急,观众心领神会,哄堂大笑。台下主管国民党文化事业的张道藩当场怒斥:“怎么能这样演呢?”他的手下立刻响应往台上扔痰盂,剧场大乱。第二天当局就明令禁止演出《赛金花》。

就在话剧《赛金花》红遍上海的时候,故事真正的女主角于1936年冬在北平凄凉死去。当时天气很冷,她没钱多加煤炭,抱着破被子于子夜气绝。各界人士捐了棺材和丧葬费用。“出殡之日,虽雨后道路泥泞,但沿途摆设路祭者,络绎不绝”。

陶然亭的和尚捐赠地皮一方,为赛金花建墓。据说她的故交齐白石题了“赛金花之墓”,但20世纪50年代人民政府重修陶然亭,将赛金花墓和墓碑迁走,不知所终,有人说在“文革”中墓和墓碑都被毁坏。

如何评价赛金花,争论了数十年没有答案。可以肯定的是,赛金花并不是民间想象的民族英雄,夏衍甚至说她只是一个“以肉体博取敌人的欢心而苟延性命于乱世”的奴隶,但他同情赛金花,“因为在当时形形色色的奴隶里面,她们和那些能在庙堂上讲话的人们比较起来,她多少还保留着一点儿人性”。

生前身后,家国恩怨、政坛风云围绕着赛金花纠缠,表面上她是耀眼的女主角,实际上大多数时候,她只是历史舞台上一个任人摆布的演员,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需要,被塑造成不同的角色。她曾对魏斯灵感叹,台上都把我演成花旦,可我自幼笑哭为生,颠沛流离,是个苦命的人,应该是青衣。(据《文史参考》)

